戰地文學報告之(一)

857.8
869.0

·戰地報告文學·

游擊三千里

3 0538 7899 1

紀念我的陣亡戰友老彭張濤諸同志

游擊三千里……三
鋤奸記……一九
血衣……三一
人頭祭……四三
虎峯山下……五三
二姑娘……六二
鬼墓……六七

857.6
669.0

游擊三千里

白吾

一

五月的戰場被陽光猛烈照射着。

在山野，在那深綠色的叢林中，炮，槍聲，和一切不知名的武器的爆炸聲，幾天來由於敵人的畏縮，較前已經是靜寂了，稀散了，偶爾還有一兩下槍聲傳來，我們正可以隱入林子，找尋着屏障耐心地險守。事實上，敵軍已經非常的疲憊，他們祇是死守據點，不會再向我們挑戰，除了在黑夜，或是在多霧的早晨給我英勇的戰士們突擊而應戰之外。

半個月來，白樺嶺上飄着日本旗，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，我的第九隊部弟兄們無時無刻不打算把敵人驅走。如果說我們能够三天內奪下高崗，控制前面的公路，那麼東北綫上我們的三個隊部也就可以取得聯絡，這樣，我們至少能周旋到金風送爽的秋凉。

從初夏開始，我們的突擊部隊奉到指揮部命令，本來已由河口發動行軍，去牽制敵方的運輸綫。我們最大任務是——

『打擊敵軍，致他們于死命！』

季節的風送來了春夏交替時期的霉腐氣，夾雜着田間的花香，野草香，和陣陣的松

95693

子香味，沖淡了大地的血腥。我們在這氣氛中活躍，沒有鬆懈；白天，黃昏和深晚，從疲勞中取得了一塊塊基地，到現在，我們的陣線聯貫了，我們祇要探聽敵方的軍情，隨時可以試行最激烈的進攻——化零整的山地戰。

等着，期待着，然而祕密的情報終於傳來了。

「明天黎明，敵人有局部的調防。」（多）

送這情報來的，是山東彭子標，一個從軍十年的老兵。他負責着北線的通訊，兼帶潛伏在公路兩旁設施地雷的工作。當他戴着大草帽從遼闊的山野跑進我們陣地時，七八個老弟兄們一一上去與他攙手，顯出了軍中最誠摯的熱情。

「老彭，前面軍情怎麼樣？」我問着：

「一切情形很好。」他照例的點頭微笑，露出一枚特別顯著的大金牙：「第三隊已經開到湯鎮，劉隊長說咱們明天攻山崗，可以十拿九穩。」

「有重兵器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八挺重機槍。」

「還有——？」

「兩門迫擊砲，彈藥多着，盡够咱們打的。

於是我拍着他們的肩頭：

「好，咱們攻下白樺嶺，明兒上湯鎮喝酒。」

聽說這樣，老彭笑得兩條眉毛也快併成了一起。

這天彭子標把情報交下，就在半山寺吃早飯。山野是靜默的，陽光從天心射下來，晒了個滿山，我們十個老弟兄難得聚集在一塊，趁着興緻邊吃邊儘量地談話。老彭告訴我們一個動人的故事，原來他們昨晚由泯山行軍到湯鎮，中途跟鬼子遭遇，接了兩小時的火。敵人在公路的左側原木佈着炮位，第三隊領隊的壞了事，不知怎的闖進他們哨綫，鬼子兵先行開槍，他們還擊，傷了一名弟兄，然而敵軍從遠處開來了戰車，企圖在公路上踞高臨下向他們射擊。正當危急的時候，不料上士周壯民綁着四枚手溜彈，直衝上去連人帶彈跟戰車拚撞，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什麼都變了灰煙，就這樣解決了敵軍，把他們的陣地搗毀；並且，大部隊在黑夜通過了公路。

弟兄們聽得鼓掌叫好，一個個贊譽周壯民作戰的神勇。有這樣視死如歸的青年在抗戰，還怕沒有自由解放的一天？爲要追悼他那爲國犧牲的英靈，我們大家站起來，脫下軍帽，閉上眼，開始了一次三分鐘沉痛的靜默。

月色朦朧的晚上——

老彭得魯隊長的遣派，再去擔任通訊工作。他此去的任務是奉命聯繫軍情，準備約定時間讓三九兩隊戰士們明兒清晨發動攻打。老彭得回到公路的彼邊，這段路程相當艱

短，旁人是決不敢冒這大危險的，可是彭子標並沒有絲毫畏懼的情緒，他向我們辭行時，依然戴上那頂大草帽，露着天眞的笑臉道：

「同志們！明天兒。」

「您走啦？」

「走了，你們早些睡，可別忘了五更出發打鬼子。」

「知道。」我向他揚着手。「去吧，明天來得及，咱們湯鎮喝早茶。」

「行。」

他身子一蹤，就向山下敏捷地竄去了。

山間的晚風吹來，頗帶着一股凉意，四望開去，郊外裏雖然瞧不見累累的彈痕，可是那些村莊，田，河流，由於月光的反射，半華里內的景物還能辨別出來。那白樺嶺的頂上，仍舊飄揚着敵旗，然而註定它祇能維持到天亮，遠遠地，我向它露出了輕蔑的嘲笑。

月上樹顚的時候，我們回半山寺找宿。

一百二十名弟兄分駐八個所在，我們這一隊十九個戰士不感寂寞，各人預論着明天的戰局，孟河李樹崗連夜整理彈帶，坐在神龕下，正與大偏劉，「神槍手」王學海他們擦着槍筒子，老戰士羅大豪半眯着眼睛，一本正經抽煙嘗，我招呼着他：

「幹嗎不早些睡覺？明兒天亮得上戰場呵。」

「不打緊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仍是那麼安閒的抽煙，用熟練姿的勢，左手抱住了他那支步槍。

李樹崗告訴我：老羅是慣于打盹的，那怕三天不安眠，照例能衝鋒陷陣叫敵人流血，他打了一年的游擊，該也是老舉。說着笑着，疲倦了，我們便隨地躺下，到了甜密的睡鄉裏。

一陣脚步的移動聲把我催醒，睜眼一瞧，弟兄們已在油燈下整裝待發。他們大夥兒去松林中集隊的時候，第四支隊的發報員小潘前來跟我合夥，咱們抬着電報機，便趕到後殿準備發報工作。

我們第九隊部自嶺上三路進發後，我已經發完了給三隊情報處的電訊。天色由黑暗而漸漸開始微明，奉着魯隊長命令，我們也迅速地開上前方，去佈設周密的通訊網。

晨曦中，我負着包袋，槍，電報機，在迂曲的山徑上行進，那崎嶇不平的路上，葛藤，叢草，草上的露珠，地面的積水，困擾着我的下體。然而我與小潘低聲合唱着戰地行進曲，終於忘却了登山越嶺的疲勞。

突然，槍聲劃破了山間的沉寂。

——Pang！

這是我們預定的信號槍，天更明亮了些，我向小潘使了個眼色，等咱倆伏到草叢的深處，激烈的機槍和步槍聲起了怒吼，從三面直發出來，顯然戰士們已經發現敵方軍用

車，在公路的兩側展開了對敵的局部邀擊戰。

——軋軋軋，軋軋……

——各各，各……各各各……

機槍的交射，其中也雜有敵人的槍聲。但在這種偵聽裏，經驗告訴我們敵軍火力之不足，於是證明他們沒有多量的援兵。我透着滿腔興奮，叫小潘爬上樹巔裝電線。僅十分鐘，裝置完竣了，而且，我們的去電也獲得了覆訊，知道第三隊部已在猛烈的擊中解決了來自外圍的敵軍接防隊，現正堵塞他們山頭下來的一股小主力。但是天色已經泛白，槍聲越來越密集了。

魯隊長派勤務兵來向我們索消息。一方面，他發出「挺進」的命令，派凌敎練官親自帶上前線。

我們那架收報機的電波又響了。

小潘幫同我譯碼，知道咱們後山的隊部也已經展開攻勢。

我愉快極了。悄悄向我的助手說：

「潘同志，看來咱們一頓早餐，要到湯鎮去享受了。

他也笑着點起頭來。

誰知那三面激響的槍聲中，却從嶺上發出了炮聲。「軋隆，軋隆……」一下又一下的發射，這是敵軍乞援的號炮，火條向四面亂閃，炮彈的落下漫無目標，無疑地，山頂

的敵軍失去了公路的聯絡，已經陷於孤立了。

但是我們進攻的火力，仍向上集中。

在晨光中，敵軍的旗幟已不再傲慢的樣子，他被包圍在可怕的夾攻之下，腹背受着威脅。捷訊傳來，後山的接應大隊已衝到半山，跟敵軍爭奪一座叢林，而第三隊部的前鋒，這時也向密佈着松林的山道上挺進。現在，日本兵已成了甕中之鱉，沿石級上去，他們離目的地，祇有半華里了。

正當我興奮的時候，運輸班的幾個弟兄已經送回了第一次的彈械，打從公路上回來。我探問他們戰蹟怎麼樣，一個長着一張馬臉的弟兄告訴我：

「我們第九隊已經奪下公路，在湯鎮跟劉隊長他們會合了。」

「可瞧見彭子標嗎？」

「老彭？」那弟兄想了一想，欣然答道，「聽說彭子標拿了一桿槍，帶着四十發子彈，一面國旗，參加前鋒隊攻上山去殺鬼子兵了。」

「好，這也還他洩洩火。」

我目送運輸班五個弟兄去了。但這時山頭的炮聲已經非常微弱，代而起之的，是一片撼震山谷的吶喊。捷報又通過電流，從老遠裏傳來向咱們魯隊長報告，說山前山後兩隊戰士，同在一刻鐘內已到達了日軍駐守的陸公祠，戰事已可能在一小時內宣告結束。

這消息，我很快地派小潘送到了馬家莊魯隊長那裏去。

現在我祇期待着山頂的敵旗，什麼時候換上我們鮮明的國旗。

朝陽出來的候時，驚人的機槍聲已祇剩了單調的步槍聲，和手榴彈的爆炸聲來點綴山間的戰況。我抬頭望去：忽然那面日本旗揭下了，我們的國旗都在這裏迎風飄揚起來。我向她敬禮，我向她微笑，然而一陣槍聲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

攻山戰結束後的兩個小時，我要到湯鎮去會見老彭。我把職務交給小潘，趕速奔到公路上，則見我們的弟兄一批批踏上山路。那時，我遇到了長腿劉順方。

「大劉子，可瞧見老彭啊？」我問：

「彭子標？他……」

「他怎麼樣？」

劉順方起初不敢向我直說，經我一再的追問，才痛苦地道：「他——犧——牲——了。」

「什麼，老彭犧牲了？」

「是的，他攻上山去，衝得挺勇猛。他們十三個弟兄佔領了陸公祠，他把日本軍旗撕下，他揭起我們自己的國旗，誰料這時候敵人老遠開來一排槍，彭子標雖然完成了昇旗的任務，可是受了槍傷，當場就斷了氣。」

我流淚了。一個好弟兄竟這樣捐軀，不能跟我上湯鎮喝杯慶祝酒，昨晚的諾言，我找誰來履行呢？劉大個子見我這末心酸，他替我解勸，好久，我才忍住了心底的沉痛，

隨着會師的大隊開上白樺嶺，去掩埋他那英勇的遺屍！

二

銀河新月的秋天，我們第九隊部已好久沒有建立巨功了。

計算在白樺嶺的時日，已經超過我們的預定期。那時候，虧得大隊主力軍已戰敗了鐵路沿線的頑敵，攻克了附近三個縣境的地區，開始到來接駐。當我們把白樺嶺讓卸之後，鑒於未完成的軍事工作須要我們合力去擔負，因此魯隊長向我們召集了一次談話，決定加强戰鬥力，踏上艱苦的征程，越過省界去投入第×戰區的懷抱。

說定了，要幹就幹，於是我們在一個霧夜，開始離了這座高崗。

戰地的行進，是帶有神祕性的。

尤其是我們習慣了游擊的生活，每到一個地方，凡是有敵僞蹤跡的境域，我們都能够一面保持推進，一面破壞敵人的交通網，依然給他們慘重的打擊。

我們的行列有時分散，有時候，又合併了，在白天或是黑夜裏，我們走的是別人不願前進的道路：我們爬過荒凉的山脊，渡過廣闊的水道，日匿夜行，備嚐了不少飢渴和困頓，終於走盡那七百餘里的路程。

現在我們已進入了一個不同的省界了。

在這裏，因爲是邊境，敵軍的佈防相當嚴密，除了我們盡力毀壞交通外，乘着避實

就虛的主旨，我們中途也曾發動了十多次的戰爭。檢點一下人數，老弟兄傷亡了十七名，但是新入伍的壯士們，已在逐漸的增加。我們缺乏槍械，祇從敵人擊敗時拾了他們遺棄的彈械來使用。但是我們仍保持着原有的實力，現在祇須建立站足地，找那形勢和環境恰當的地方，駐屯下來。

可是我們均失望了。

又經過半月的行程，秋天已經越展越深，寒冷的風使我們因爲沒有足以抵擋的棉衣，一隊人感到了相當的惶恐。魯隊長怕我們受不住生活而發生動搖，屢屢要我們忍受。我的另一個好弟兄張濤說：「不是我們沒鬥志，我們希望天天殺敵人，祇是身上該穿暖，才不成問題。」

隊長表着同情：

「別找急，這兒鄉村貧得慌，我們又不願意驚動鄉長區長，要他們徵寒衣，你們忍着吧，祇要到C縣，我有個把兄弟團長，在那裏當上校，他跟我也是黃埔老同學，見到了他什麼也可以解決的。」

「然而此去有多遠？」

「還有五百里。」

「那不是到得C縣，我們都凍僵了嗎？」

魯隊長這就更苦悶了。

預算行期，這些路程趕得最快怕也要十多天才能到達。但我們都體諒隊長的廉正，他處處爲民着想，把抗敵作爲前題，一年的相處我們已是情同手足，有什麼難處不能打開呢！於是牙關一咬，決定走完這漫長的行程，去找到聯絡，展開廣大的抗敵戰鬥。

事先，虧得魯隊長與那邊通了一次信，我們到達C縣時，樊團長早已規定了我們的戰鬥具體工作，和賞賜了我們每個人一套薄體的棉衣。穿暖了，還有什麼掛慮呢？在孟家村駐下後，我們整天搜羅C縣四郊敵僞隊長的醜態。我們建立了健强的情報網，蒐集了許多寶貴的軍事報導，我們也聯合着樊團長的零星隊部展開游擊，這裏環境所不同的，沒有山崗，四望是一片空野，憑我們駕輕就熟的戰鬥技能，再配合着彈械的充分，半個月之內，我們已先後規復了十一個村子，俘獲了大量的戰利品。

但是敵軍驚惶了。

在初冬的西北風裏，吹來了一個消息，聽說敵人將在我們地區發動大規模的清鄉。這種計劃，分明對我的範圍取着包抄形勢。難道他們企圖壓迫我軍離境嗎？

樊團長就爲了這一點，表示着老大的擔憂。

我們是來自山地的一羣，什麼大的戰鬥也曾親身經歷過，所以處之泰然。一星期過後，魯隊長瞧着他的把兄忐忑不定，找他談了一次，意思是請他別把事情瞧得嚴重，祇要集體的合作抗鬥，是準能粉碎敵人美夢的。誰料到樊團長沒有接受這安慰，他的隊部趁一個雨夜，越過汽車路向他的新地區進駐去了

而我們呢，依然站立着，且是堅定地站穩了腿，準備向敵人迎頭痛擊。

所謂「前鄉」已由僞道的協助，從四處發動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們得到個密報，說車路的兩旁敵軍已很快地完成了防禦：築着籬，以及設置了電流的障礙物，這些幼稚的設施，眞不值一笑。那一晚，魯隊長決意要潛過車路去破壞敵人的窠窟：我們要聯合當地一個抗日隊部的力量展開這個突擊，於是派張濤和我去幹這聯絡工作，拜訪着他們的隊長——駱鳳春。

我們聽信了駱鳳春的一篇大道理。約它黎明時候，咱們雙方在金娘廟會合出發，駱鳳春斬釘截鐵地道：

「爲國家抗戰，兄弟挺高興，祇要貴隊長不食言就行。」

「決不爽約。」張濤說：

「好，回頭見。」

「回頭見。」

於是我跟張濤回來向魯隊長報告。他挺高興，這天晚上露出了空前未有的興奮，自己擦着槍，準備明天親自指揮我們作戰。

夜了，從空野傳來山崩似的江濤聲，更勾起了我們殺敵的情緒。我們五十多的弟兄們耐心待挈着天明，村子上的初次雞鳴後，我們的隊部終於從孟村出發，到三里以外的金娘廟去。這裏的路眞平坦，趕到目的地，不多久駱鳳春帶了七八十弟兄來集合，然在

天方破曉的時候，雙方言明分兩路前進：他們東。我們大夥人西，向着同一目的地開始進攻。

車路到了。

但忽然傳來了槍聲。我們滿以爲是駱隊部的信號，我們也向前方射擊。可是，目標來得離奇，怎麼我們的頭頂會有來自東方的飛彈。我們向東還擊，可是，橫刺裏又射來了劇烈的機槍聲：我們拾着殘丸，啊，這是日敵的槍子，我們登高瞭望，張濤第一個爬到樹顛，却見駱隊部的兵士向我們集中火力，包圍了：在另一個方向，他又望見了日兵的番號，他大喊起來，可是一聲「炮彈」的怒吼，把張濤從上面震得滾了下來。

「壞事了，駱鳳春是匪徒，他……」

「他怎麼？」隊長急問着：

「他勾通敵軍，共同向我們作戰，把友誼出賣了。」

我們每個人揭起了怒燄，魯隊長氣得臉色鐵青，然而既中了他人陰謀，在這存亡關頭不拚也別想突圍，於是他執着手槍，斷着〇子，指揮我們冒着彈雨衝去。

，弟兄們擋不住兩面夾攻，好幾個受傷倒了下來，然而駱逋和他的匪軍們已逼近着我們，相隔祇一道田溪，一座坟場。這時，一串子彈飛來，魯隊長受傷了，倒下了。張濤望見了仇人。爲要解救我們的多數，他與羅大豪，「神槍手」王學海五個人執着兩挺機槍，英勇地向受傷的魯隊長建議；

「你們快退，退過孟村，快到馬公寺去保持實力。」

「可是你呢，你？」

「別問這些，們五個人願與這條田溪共存亡，跟敵人戰到死！」

「我也願意戰到底。」

「不，你保護隊長退，快退。」

他們拗執着，於是，我們三十幾個弟兄祇能扶了魯隊長揮淚離開那戰地，離開了親熱的弟兄們。在三百碼以外，我們聽見一聲震天的爆炸，回看那坟場，已掩埋在濃烈的黑燄裏。

——他們五個人都犧牲了！

然而我們這殘部，在三小時之後僥倖地到達了馬公寺。

三

寒風凜冽的冬季。

我們這殘部自從遭到這次意外的打擊，五十幾個弟兄祇剩了三十七個人。但是，敵僞的軍隊到處還在搜查我們的行跡，向我們苦追着。

魯隊長的傷，張濤他們的死，武器的喪失，一切造成了血腥的教訓。在馬公寺五十里以外的一座荒村上，我們現在整理着，可是給摧殘了肩部的魯隊長沒有醫生給他治療

「漸漸地又病了。他躺在一個鄉媼家裏慘苦地說：

「這裏欠缺人類的同情，咱們回河南吧。」

「回河南？」

「是。」

他轉輾地翻了一個身，可是我跟李樹崗劉順方三個人焦慮了。我問：

「可是你的病呢？」

「不礙事，咱們先到安徽，可以投傷兵院求治。」

當天決定後，我們又開始了重上征途的歸程，要在最近回到泯山，去完成這往返三千里游擊生活的過程。一路上，雪花飄着，天氣由初冬而進入了嚴寒的階段。我們的行進顯然比前困難了十倍，然而我們經過了那麼的遭遇，弟兄們的團結與互助，却有了更深的進展。雪夜，或是冰程上走路，中途隊長因爲不能舉步，就由咱們三十來個人給他抬着，負着，這樣越過叢山峻嶺，到達了皖境。

把他安頓在醫院，現在他該得救了。軍醫官是仁慈的，由上海下來，挺有經驗，聽了我們這悲壯的故事，他更出于天良和爲了一個愛國志士自己應盡的天責，終費了老大的力量，把魯隊長的病治愈了大半。

歲暮年初的時節，他可以下榻了。

「雪霽了，咱們可早點起路。如果能於一個月內返還白蘚嶺，就是我不起也挺與

奮。」

「爲什麼您老說這些話。抗戰大業尚未完成，咱們留着有用的軀幹，還得繼續爲國家出力吶。」

我們異口同聲的安慰他，他笑了。

三星期之後，由於我們不辭勞辛的奔走，到達離泯山祇二百里的大王集了。可是沿途回來，這次却用巧妙的戰機，埋着爆炸物，破壞了敵人所佔據三條公路線上二十餘頂大小不一的橋樑。在光山附近，五輛日軍運輸卡車盡燬了，卅名官兵死亡在半途，由這些帶來的喜悅，使魯隊長的病體益能恢復了原狀。

憧憬了半載的白樺嶺，現在仍在我軍的手中，當我們回到湯鎮憩腿的那天，嶺上李副官得到消息，就派十二名兒弟來恭接魯隊長上山。

我們大夥兒投入陸公祠的懷抱，聆聽着山間健兒們的軍歌，號聲，站在祠前的石階上眺着雲霞，我們不覺重溫了抗敵的舊夢。我們期待着春天！

那年春天，第九隊部終於復活，由魯隊長的統率，我們重又展開了健强的游擊生活。

鋤奸記

樂安鎮遭受炮火的摧殘，已有兩年了。在這長時期的過程中，鎮上先後一共打過五六仗，最激烈的兩次全是街巷戰，其餘的外圍戰和遭遇戰到目下爲止，已經記不清次數了，總之，每一次游擊部隊來攻打，必定有他們的目標，從來沒有濫施襲擊，使老百姓遭到無辜的死傷。這種戰鬥雖然是那麼神勇，可是目前這個小鎮還落在敵人的手裏，讓鎮上的良民飽受着敵騎的凌欺。

從形勢上說，樂安是一個好地方：東邊的山，北邊的河流，交通線又是密佈在四郊，春天，那桃李花開的季節，你可以嗅到濃郁的芳香，夏天的清晨，市梢隱居着垂鈎的漁人，在柳林中，那些樹顚的蟬鳴會使你覺得彷彿置身于畫裏；秋天和冬季，也各有描摹不盡的景物，帶給你許多大自然的安慰，然而因着被敵軍佔領，樂安鎮失棄了美麗的線條，整天地，只見兇橫的敵軍出現於街頭，兼而漢奸們展開無恥的橫行，征捐，鼓詐，壓迫，鎮民非但找不到安樂，反而掉在水火裏過着欲哭無淚的生活。

街道，這鎮上本來祇有東西兩條大街，構成了全鎮的命脈。

有着三百來家店舖的街道，可是經過多次戰役以後，一半給炮火轟光了，剩下的祇是幾間並不堅牢的屋子，和一棟趕搭起來的蘆棚。商民們就在這簡陋的地方開店舖，買

實，過着淒苦的歲月。但統治者——那些鬼子兵和當地漢奸以及認賊作父的傢伙們，他們却依然是作威作福，所過的生活，適巧與平民成了反比例。他們揮霍無度，煙，賭，狎女人，成了他們日常的課題，因此一個小小的樂安鎮，就變成了權勢者的天堂，窮百姓的地獄！

强佔樂安鎮的日本兵，屯居在市梢那座方家祠堂裏，三十幾個鬼子爲了怕死，在那祠堂的四周築起工事，日夜輪守着。敵人白天的步哨，從市梢一直到橋頂，街道上，通路口，但是由於人數的不够全派，最近那些防務是由新組織的保安隊來担任了。

保安隊長尤三堂，是鎮長王瑞發的小舅子，二人狼狽爲奸，鎮上沒有一件惡事不是由他們製造的。

讓我來告訴你他倆的醜態吧——

兩年前，王瑞發從安徽越獄流亡到樂安，那時他身上僅有的是一套襤褸不堪的衣服，滿頭的長髮，一臉酒刺，使你見了會疑心是那裏逃來的一個夜叉。王瑞發四十左右的年紀，由于樂安鎮上沒有一個相熟的人可以照料他，他祇能蟄居在坍敗的凉亭裏，過度着乞討生活。當人們往城裏回來經過凉亭時，每次能够看見一個向陽捫蝨的老丐，有時或者捧了一條爛腿向行人求乞，他就是王瑞發。

但是王瑞發也有一副看家本領的，當他結束了三個月的乞食生涯後，不知是誰的周濟，他居然換了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，從凉亭喬遷到鎮上的小棧房裏來。他的糊口方針

更改了，之後的歲月，他專門自誇着自己醫道的精通，替鎮上的人家治病。唯一的拿手，他擅長傷寒症，因着額運的轉佳，給他治愈了朱鎮長的女兒，因此，他成名了。

老而仁善的朱鎮長爲了顧憐他的生計，幫助他設了個診所，在市梢，因爲他的名氣日漸向四鄉傳播，竟招來了不少病人，有的搖了一條小船，有的，用門板抬上樂安鎮來請他妙手回春，這樣，王瑞發的名氣更比以前響多了。

「王瑞發世醫」的牌子在樂安鎮飄揚着，這流浪者現在已頗有財勢了。不過他始終沒有擺脫江湖氣味，他愛猫，歡喜蓄狗，養鳥，得到了他暖之後的他，就此向淫慾的途徑上發展。據說王瑞發半生以來，尚未成家，有個佃農的女兒爲了醫治生理的缺憾，給他弄上了手，成婚的那天連朱鎮長也親自前去道喜，這就無形上高抬了他的身價。

民族抗戰的火焰，從遙遠的海岸推進到華中的地區，南京城淪陷不久，M縣也就相繼失守。樂安鎮是地勢險要的據點，那時英勇的國軍不肯輕易把這個地方放棄，決定要取得相當代價才撤退，于是勸告鎮民遷居，當大批老百姓遷出的第二天，日本軍就藉着順利的攻勢，企圖一股氣把它佔領。但，在一個大雨的清晨，遭到了我軍堅强的抵抗。

殲敵戰爭展開了。

國軍在樂安鎮築起了血肉的長城，一隊隊向日本兵衝鋒，雖然槍械及不上敵人優秀，但抗戰氣燄的充足，却給了敵軍致命的打擊！

兩天的苦戰，樂安鎮被葬送在火燄中。

當我們軍隊任務完畢，向郊野徹退的時候，日本人祇佔據了一片火場，一塊僅有的焦土。

劫後的樂安鎮，老百姓因爲怕懼日軍的侵損，他們都躲在四郊不敢到鎮上來集中。鎮上許多有識之志並未露臉，老年的朱鎮長跟國軍同時徹離了，青年的幾個仕紳，也決不與敵人合作；但在這個時候，無恥的王瑞發却帶了他的眷屬，公然跑到鎮上向日方的宣撫班談判。第二天，據說敵軍已答允了他優裕的條件，「樂安鎮維持會長」的頭銜，就落到了這江湖醫生的身上。

「王瑞發做了「新貴」走路的姿態更顯得傲慢起來。

他挺胸凸肚的，爲了維持市況，搜羅了一班下流的爪牙們，大家混在一起聽敵人使喚，不久，安民佈告貼了出來，地方紀律也露佈在街頭，一不准老百姓通敵，二不准街巷間造謠滋事，三不准私藏軍火，四不准抗拒捐稅，五不准……這樣羅列了十七八條的條文，但所得到的成效，是民衆的一片噓聲！

殷實的樂安鎮良民們爲了生活的壓迫，不得不回到鎮上去開市。

可是，開市以後的第一樁大題，却是捐稅的負担，簡直破了歷史的新紀錄。

每天，他們祇見王瑞發穿得威風凜凜的，向日本軍隊籠絡。鬼子兵在鎮上駐了一百多名，他們擁有步槍，手溜彈，和兩尊戰炮，因爲曾經在這地帶嘗到了抵抗力，不能不

加緊防禦。于是搜查戶口的工作顯得非常地嚴重，王瑞發爲要使敵人愉快，整天提供意見，向敵人獻媚。他叫敵軍辦理良民登記，日本軍曹自然樂予批准的。

他要征收賣買稅，商品過境稅，拿這筆稅收來供養日軍，鬼子們聽了，也就派一個翻譯官協助他照辦，並且還對王瑞發的忠効，表示十分激奬的樣子。

王瑞發榮耀極了，由一個亡命之徒而蛻變爲鎭上的權勢份子，在他思忖起來，是夢想不到的事情。名是有了，利呢，當然也要顧到的，於是王瑞發和他的狐羣狗黨們商量了一番之後，就藉着他的特權，進一步開始魚肉鄉民，把各種各樣的捐稅，去分派給老百姓們負担。

樂安鎭的人民忍受着。

營業稅，保境稅，地方稅……

維持捐，田稅，清環捐……

這還算有「理由」的，可是日子久了，三個月之後維持會長却挖空了他的腦筋，要抽「人頭稅」了。每一個人民，他按月徵收一塊錢的稅費，倘有孩子們生育下來，如果第二天不到會報名繳稅，便作爲抗捐逃稅論，這種技巧不惡的苛捐雜稅加在鄉民身上，終于，引起了廣大的反抗。

那是端陽節後的一個雨天，爲了不堪這無理的壓搾，商店聯名對王瑞發提起控告，進了一張公文向敵軍告發，他們滿以爲可以達到目的，把王瑞發趕走，誰知過了一天，

敵人反認爲這是維持會長幹事嚴明的反應，非但不給他爲難，更贈了他一個有警權的實銜，叫他組織一支保安軍，用以鎭壓商民的無理取鬧。

大家失望了。倒抽着冷氣！

然而王瑞發更顯出了他的「偉大」。

他有了財勢，把目光移轉到了女人的身上，半年之後，他藉着「振興市面」的王道理由，在鎭上設了兩個賭場，和一處售吸所。在那裏，他廣招了一批來自大城市裏的姑娘，妖冶的女性，任人調笑，但他自己跟一個綽號叫「尤二姐」的結了不解緣，不久竟宣告同居了。

尤二姐的弟弟，由于裙帶的庇蔭就在姊夫一手提拔之下獲得了警權——這便是樂安鎭的保安隊長尤三堂。。

日子流水樣地奔逝着。……

王瑞發的劣蹟，也像飛奔般地播送到各個地方，廣泛地流傳了。

樂安鎭的十二里外，是國軍游擊的大本營，那裏有虎一樣的英雄，有鐵的行列，那裏有正義的角號聲，有自由的空氣，那裏，更有閃電似的情報；當大隊長馬國平得知王瑞發的罪狀後，派了三十名弟兄，前去攻打樂安鎭。

這是威示和儆戒。

一個黃昏，樂安鎭終于陷在戰鬥狀態中，英勇的國軍在鎭中散發着「抗日」與「威

嚇王端發」的傳單，並且，跟敵僞軍隊在街道上接了火。

雙方槍聲密集，歷半個小時的樣子，兩個鬼子兵飲彈而死，另又俘獲了一個僞軍，結果奏凱而歸。但這一來，嚇得王端發臉無神色，當夜便挾了他的嬌妻美妾遷到方家祠堂中，與日本兵同生共死去了。

像這樣的攻打，已不只一次，兩次……

敵軍發覺四郊國軍的力量後，不敢忽視，就調集了重兵防衛起來，誰知有一目標，更增加了國軍們戰鬥的興趣，有一次，槍彈之外又飛來了一個個炮彈，向樂安鎮有着軍事設備的地方爆炸，方家祠堂毀去了一半，那天性愛嬌的尤二姐則在竄逃的時候，一條嬌腿爲彈片所命中，半到了河裏，她從此殘廢了。

王瑞發憐香惜玉，但是沒有辦法擋住槍炮的襲擊，眼看鎮上的居民却後逃亡的情況，他非常地不快，不久他便發出命令：「誰人逃難，就有通敵嫌疑。」

于是樂安鎮的居民，祇能在深夜遷移，搬到另一塊自由的土地上，

保安隊長尤三堂向王鎮長獻了一條好辦法。從那晚起，他們加緊了夜間的守防，在市鎮的兩端添了暗探，偵查居民的行動。

那是個淒風苦雨的黑夜。

樂安鎮的老鎮長朱家農，他在十二里外爲了關懷自己的家眷，派兩個人駕了一條小船，悄悄到鎮上去送信，叮囑他的兒媳們準備撤離。黑漆似的河上，瞧不見燈火，瞧不

晃月光，老鎮民王茂才與兒子小順奉命從水道前進，當小船靠到岸邊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道強烈的手電筒光停來，接着就是一條粗大的聲子：

「誰——？」

「我們。」

「上那裏去？」

「我……我們到樂安鎮。」

岸上的傢伙們暴怒了：

「媽的，這裏就是樂安鎮，搬什麼謠。」兩日兒一定不是好東西。」

「老，老總爺，」王茂才着慌了，他說：「我們是好人，我們是奉了朱五爺命令帶信來的。」

「什麼五爺六爺，靠岸，靠岸。」

沒有辦法，爺兒倆祇好做泊了。上岸之後，小順子一眼瞥見三個滿臉橫肉的兵士，險乎嚇出一身大汗，他們被槍口對住着，由一個兵士執行搜查，把一封信捏了個滿把，王茂才求他別那麼粗莽，給賞了一記嘴巴。結果，他們是不問青紅皂白，不知道朱五爺的來歷，原來還是王端發的恩人，却將這兩個人看作奸細般的送到了敵軍部隊裏。

王端發沒有同情，反而責罵兩個船夫附敵，在日本兵面前，指誣朱家農是游擊隊官長，當晚便把朱家兒媳抓來拘押，連同兩個鄉下人關在黑牢裏，非有一筆巨大的罰鍰來

贖罪不可。

消息送到朱家農耳裏，他怒極了，他謾罵王端發的忘恩負義，不應該在敵軍面前搖尾乞憐，出賣恩公的家屬。青年隊長王國平聽到這樣一件事，激于正義的共鳴，他勸告朱鎮長不要難過，自願統率弟兄們進攻樂安鎮，趕走了敵兵，保護他回去復任鎮長。

預定出擊的日期，是在三天之後，因爲要得到五指山第十三師的援助才動手，誰知祇隔了一天，樂安鎮方面又飛來了驚人的情報，說「朱家兒媳跟兩個鄉下人，昨晚上給保安隊綁到張坟鎗斃啦。」

「什麼？」朱家農正在進早點，聽見這噩耗，祇說了兩個字人就昏了過去。

王隊長把他喚醒，然而，這老年人經不起刺激，他却病了。

軍醫官替他治着病，忙了一半天，王國平見他的神色漸漸恢復了原狀，就在病榻旁給他安慰道：「朱老先生別傷心，漢奸不除，敵人不滅，天亮時，兄弟一定找到姓王的，替您兒媳們報仇。」

朱老先生抖動着下顎，想叫他謹愼從事，然而話沒說出口，王隊長已握着手槍走了。

在床上，他祇聽見一聲緊張的軍號聲：

嘟嘟嘟！

接着，廣場上一片雜亂的脚步聲，自近而遠，那一定是出發作戰的前奏。朱家農一

半興奮，一半惶悚，他勉强掙扎起來推窗一望，祇見場中列着兩大隊戰士，王隊長在對他們訓話，不多久，他們有紀律地攜了武器離開山坡，在鮮紅的晚霞下踏登了征程。

這天晚上，天上掛着半環月亮。

有雲，時或也有晚風吹來，草木浮動着，月亮因此朦朧地照示着地面。

但這兩軍英勇的士兵，却到達了樂安鎮的近郊。他們知道，通達樂安的有兩條路，如果從水道攻打，沒有船隻的載渡是不能通過水棚的，因此祇能由陸道進攻，主要的目標是直搗方家祠堂，把那維持會長抓過來。王國平的勇於作戰是聞名的，他身先士卒率了弟兄們衝過松林，不料敵人發出了還擊的步槍聲。

戰鬥的場面擴大了。

幾十支步槍，夾着四挺機槍從三面包抄，敵兵恐慌了，紛紛躲進防禦工程裏，那時鎮民也大起騷動，加之小股的游擊戰士已轉到鎮上開始縱火，王端發眼見日軍糧食的焚燒，他要去召集市民搶救，他奔到街上，誰知火光反射下，街心躍出四五名勇士，把他架走了。

日本兵死命躲在土壕裏自衛，雖然游擊戰士們去遠了，但他們還不敢追擊！

經過這場戰爭，在隔天黎明以前，勝利的行列挾着維持會長王端發，回到了原地。

清晨，在那廣場上揭開了審判奸逆的幕幃，王隊長威武地坐在正中，讓鬚髮蒼白的朱家農坐在右邊。地下的俘虜王端發狼狽地跪着，由兩個弟兄武器的監視，這傢伙一張紅闆

的臉色已變得無神色了。

「王端發，你要怎麼樣死？自己挑選。」

年青的隊長嚴肅地說着，可是王端發混身打着抖，哀求道：

「我當維持會長是出於沒奈，請你們饒命，我……我是好人。」

「好人？你是個混蛋，甘心附逆還不算，連朱鎮長給你救命的恩點也忘掉，你眞該死！」

王隊長手槍一揚，這傢伙嚇得魂不附體了。

「饒恕我，隊長！給我改過自新。」

「你夢想！」王隊長乾脆說。

這時，朱鎮長已惱怒了，他腦裏浮起兒媳的影子，耳邊彷彿有人催他「報復，報復，」老年的朱家農不禁重燃了年輕時代的火氣，他眼眶裏浴着血，他叫了起來：

「你殺害我兒媳，我要爲兒媳復仇！」

他抖動着手臂，要來撲擊他的樣子，可是用力過度，幾乎倒了下來。王國平安慰他道：「朱老先生，我讓你復仇，你拿這枝槍，親手把他槍斃。」

王國平把手槍遞給朱家農，子彈是上了膛，換做平時，斯文的朱老先生決不敢把這殺人武器握在手裏，而且親手去結束人家的生命，可是，現在他忍不住替兒報復的心緒，他竟願意這樣地幹，當他舉起手槍的時候，熱淚流了下來，這是他興奮的淚珠，他一

願心跳得利害，可是，他也顧不得一切，他插準王端發的腦殼，他右手的食指開始振動槍門，祇覺得一下跳動，一顆「子彈」隨着一聲鳴響，穿出槍筒，貫穿過了王端發的腦袋。王國平隊長和所有的戰士們給他叫好助威，在大家鼓掌聲中，這曾經附逆害民的僞維持會長便倒下了地面，王隊長問他：「殺得痛快嗎？」

「痛快，我太痛快了。」

朱老鎮長說着這句話的時候，又有兩行興奮的淚珠流到了臉上。

被槍聲後的王端發，却倒在血泊裏斷絕了他最後一口氣！

血衣

諸暨，是浙贛路上的重鎮。自從戰雲瀰漫到浙西，嘉興和杭州早已相繼的淪入敵手。浙贛鐵路被包圍在敵機的轟炸中，警報頻傳，有時被敵機成羣的威脅，這樣反而激起了民衆的憤怒，對當前的大敵——日本强盜，加强了拚死的決心。

我呢，就是這怒憤中的一個，在諸暨家鄉希望爲國家多盡一點責任，直到把鬼子驅逐出境的一天爲止。

因爲戰爭的步步緊張，戰局一天天告急，一班負有文化使命的宣傳員，不斷從各個戰區出發，到我們家鄉來宣傳抗戰，喚起民衆，激發着每個青年救亡的心緒。抗戰的初年，我那鄰家的青年伍士賢，在一個冬天早晨前來找我商談，先把他的志向訴給我聽：

「漢哥！祖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，沒有了國，就沒有了家，我得上前線去。」

「你有這勇氣，你能去嗎？」

「我能去，我必然要去。」

因我知道他是伍家僅有的一個兒子，因此我這樣問：

「可是你父母能讓你上前線嗎？火線上，槍子是不肯讓人的。」

「沒關係，青年人應該負起民族興亡的責任。」

「然而抗戰是一件艱苦的工作，你能忍受下來嗎？」

「能。一個人的誕生下地，本來是爲了領受世間上的苦難。時代賦給我們重大的使命，凡是我們生活在這大時代裏的人們，怎能逃避這種救亡的責任！」

他滔滔不休地說着。……

伍士賢是個十九歲的孩子，剛從中學校裏出來，入世未深，我眞不知道他從那裏學習得來這樣一篇正確的理論，兩年不見他，他進步了。就這樣我安慰他道：

「你的話非常有理，既然不怕當前的苦難，你就去挑選你能做的工作，爲國家民族多出一點力吧。」

於是我目送着士賢離開了我的小書室。

伍士賢的家庭，是給層層封建的色彩敷塗着。他父親當着一家食粮舖中的經理，母親是位虔誠拜佛的嫻淑母性，他也有一個哥哥，在娶了嫂子新婚後的第二年，却不幸害了可怕的時疫死去，到現在留着那位年輕的小婦人在家裏守寡，幸虧他們家境優裕，生活沒有發生困難。但是伍士賢很憐惜嫂子，他認爲：不能讓這個年青女子埋送在封建的鐵輪下，他向父母提出，叫嫂嫂去擇偶，頑固的父母却是力表反對的。

伍士賢在這樣一座家庭裏過度，他每每對人說：「我不願意過這平凡的生活，把歲月蹉跎，我要投入大集體的懷抱！」

那裏是他須要的歸宿呢？

炮聲響了，民族抗戰的旗幟在滿天飄揚着，鐵的行列向大地上邁開步子前進，伍士賢見到這種不平凡的場合，他快樂得跳了起來，就此等待着時機，他要投入這種充滿生氣的鐵流裏。

一天，宣傳隊從江邊出發到諸暨來。他們男女一大羣在轟炸中來去，到了我們諸暨，分別站上他們的崗位，演戲，唱戰歌，勸青年從軍……不多幾時，滿街充滿了抗戰的呼聲，這呼聲中也有伍士賢一張大嗓子，他誠懇地向一個宣傳員說：

「請你介紹我從軍，我要武裝起來。」

宣傳員謝冲望着他：

「可以，抗戰的營壘裏最歡迎青年人參加，你幾歲？」

「十九。」

「隨我報名去。」

伍士賢精神一凜，眼前彷彿閃過一道電炬般的光亮，迎着這光亮，跟了他們就走。

在一所廬棚中，兩位背三角帶的武裝同志正在辦理志願軍登記。一長列的少年擠上去報名，輪到伍士賢，由謝冲向那武裝同志作着簡短的介紹。五分鐘以後，伍士賢拿了一張布質的符號，興冲冲踏上回家的路程。

很沉寂的黃昏，伍士賢在燈光下面向父母傾吐從軍的決心。父母親聽是兒子去上火

線，急得幾乎哭了出來。母親的手抖了，淚珠滿面的對他說：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我二老祇有你一個孩子，若是回不轉，不叫我們哭死嗎？」

做兒子的却堅決對父母道：

「國事比家事重大，請別有爲我擔心，我決定要去，爲保衛祖國而戰。」

這時候，老淚縱橫的父親也插嘴了，他的鬚子是頭懔的：

「賢兒：你不要去，我年紀大了，將來要靠你的。」

這使伍士賢有些憤怒：

「我這身子不全是屬於你父親，我是屬於國家的，我要獻給國家。」

說着逕自向房外一走，頭也不回地，好像誰觸惹了他一樣。這樣直到第二天，當他父母清晨想去喚醒兒子的時候，不料進房一看，不見士賢的影子。他們二人叫喚着他的名字，從內到外，依然沒有回響。哭着，二老翻開他的衣箱，可是衣服沒有了，存在箱中的，祇是一封信，信上寫着「慈愛的父母：兒爲了以身報國，竟不聽從您倆的言語，在今晨四時天未破曉的時光走了。我的去向你們不必問，諒可以想到，我要上前線，去和那些英勇的戰士們爲伍。不必紀念我，在敵人退出國土的將來，兒會回來的。保重！士賢留書」。

伍家二位老年人見到這封信，眞的泣不成聲了。

但有什麼法子去阻擋年輕人的勇氣！

此後的歲月，伍家二位老年人掉在痛苦的想望中，日夜盼望着孩子回來，回來。

戰爭，却仍越演越烈地進行着。經過了一個時期，我們這座市況繁盛的城市，竟被炮火的猛襲，淪入了敵手。

敵軍搶下了這個地盤，在我們的家鄉，却展開了奴化政策。老百姓陷在水火中，過着不安閒的歲月，祇是不斷的捐，稅，恐怖的無人道的屠殺，在四鄉厲行着。一切消息傳播開來，市況受了打擊，而敵人和一些甘願附降的奸逆，却顯得非常猖狂，那時候的伍家二老，也正面感受到敵人的威脅，嚐到了無限的痛苦：他們懷恨敵軍，更想念着躲匿在沙場的兒子！

白天和長夜，伍太太總是出神地，向着天心祝禱，祝福兒子的平安外，嘴角邊不禁吐出了一句話：「希望賢兒多殺死幾個東洋兵！」

秋深的白夜，老人家望着天心半環眉月，悽惻地想念她那征程上的兒子，雖然寒風襲到她的身上，她也不覺得似的，有時在更深半夜，小媳婦來呼喚她，好幾次，她方才回去睡，睡到夢鄉裏再找尋她的賢兒的影跡。

親友們瞧見她老人家的臉色日見憔悴，很担心的樣子，要替她診療，她總是推諉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沒有病，我祇記着我的兒子，希望他回來。」

畢竟回來了嗎？沒有，半載，一年……如此過了好久，伍老太病了，她的老倔伴這時也着急起來，想替她看病，然而她老人家病倒在床上了。

整天的呻吟，慈母的心依然還忘不了親生的孩子，還盼念他回家。

一個大雷雨的早晨，有一位來自遠方的青年，叩着伍家的門環。替這來客開門的正是小媳婦——而守寡的女人，她不認識他，祇聽見他問得很詳細，問明了，就把手中的一個小包裹交下，說：「這是伍士賢同志的東西。」

小媳婦聽說這樣，笑了：

「請坐一會走，我們小叔現在什麼地方，他很好嗎？」

那來人勉强點着頭：

「這些裏邊寫得挺明白，我有旁的事不能多耽腿，再見！」

「再……再見。」

送走了帶信的人，那小媳婦便懷着一團喜悅，奔到房裏，一邊像獲得了至寶似的嚷道：「士賢有信來了，婆婆不用發愁，快來瞧。」

老人家心裏也高興了，非但她興奮，連老先生也一跳而醒，奪過了那包裹，動手便拆視着。誰知拆開這紙包：却有一股特殊的腥味從上面散發出來。啊，一封信，一件衣服。什麼，「還是件血……血衣！」

伍老先生的手抖了。

小媳婦也顯得驚慌，沒有話說，祇是老太太還問信上寫着些什麼。其實這封來函，正送來了一個噩耗。信上寫的寥寥數語，另外附來的那封未發的信，却是長長大篇地寫

着。

「父母親：我是去年加入第×隊戰地服務隊的。這裏的生活太有意思了，每天從睜眼到夜晚，祇見一張張英勇的臉譜，在戰區做着各項我所想望了已久的工作，大家並沒有一點鬆懈。

我們的服務隊，從前天起，已經要開拔到指定地點「陸家山」去。

陽光眞好，一連半個月沒有下雨了。我們一路行進，一路唱着興奮的軍歌，歌聲從山谷間發出了巨響，我是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巨大的合唱，我感動了。

我負了二十餘斤的東西：一支槍，一包衣服，餐具，我平日是在家嬌生慣養的，現在却並沒有覺得一點疲勞，慈愛的父母，告訴你們吧，前線的將士比我們還要疲勞，第六×團前天在金木橋與敵人開了一夜的火，一連人終于在天亮突破包圍，把日本兵殺得望辟莊瀆退却。我有一個很談得投契的蕭同志，昨晚受了傷，他是一個出名的通訊員。今天被送到第四醫院，我去望他，蕭同志的一隻左臂割下了。可是他還挺高興，他說他還有一條右手，可以握筆選文，也可以執槍殺敵，這樣勇敢的同志，在軍中我已見到十多個了。

昨天我們大部隊已經越過吳家坡，衣王壩口找宿。這裏的鄉村人家眞好，宰牲口，殺鷄，還將晒乾的稻草讓我們睡，我們召集了一次民衆會，叫他們防止敵人的奸細活動，實在鄉下人比我們懂得多，他們早有周密的防備，我們還得向他們學習，說來眞太慚

愧呢！

睡到半夜，下雨了。

那知道前方傳來情報，說敵軍從東南分水陸兩路進兵，來攻我們王壩口。

我們從速披上武裝，想去跟吳家坡方面我們的軍隊取得聯絡，誰知情報員回來報告，說他們已在下雨的前一刻行軍了。怎麼辦呢？我們的人數有限，能抵抗敵人的進攻嗎？

連我們七個戰地服務員在一起，我們祇有三十個人，二十五支步槍，兩挺機槍，然而我們七個文弱的同志，是不善戰鬥的，所以大家很憂慮。我們想避實就虛，免過一場決戰，大部隊在雨水滂沱中向西方避離，我們剛從黑暗中摸索到河邊，不料敵人的槍聲已在大雨中發作，一條條火線在我們頭頂飛射着。

我們分散開來，伏在河邊還擊，咬緊着牙關。

同志們激起了憤怒，雖然我們是文弱的，但是還能射擊。好吧，生死關頭，我們也參加了戰鬥的陣線，在雨中堅苦作戰起來。

方家福同志領導我們殺敵，他很勇敢，他鑒于這樣的困鬥不是一件事，他身先士卒的，在接火了二十分鐘之後領我們從小港的隄邊撤退，但這一次的退却，還須要經過一陣勇猛的戰鬥。我們惟恐士氣衰弱，在風雨交響中唱出了進行曲：

「起來！

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
把我們血肉，
築成我們新的長城。
……」

同志們精神振作了，一躍而出，我向河的彼岸投擲着手溜彈。在火光中我望見敵人倒下，我們就趁這槍彈稀疏的空間，開始避離。但一瞬間，河上開來了敵人的橡皮艇，約在二百碼以外，便向我們這裏猛烈射擊，我們沒有陣地，只能從林中潰退。追擊我們的槍彈一秒鐘也沒有放鬆我們。方家福同志奔進樟樹林，中了槍，人就掉在一個炮彈的巨窟裏，給水淹沒了。

我們陣脚大亂，幸福前面就是山垓，我們想奔到那邊去總可以獲得自己部隊的增援，不料走出樟林的時候，遠望的敵人在黑夜濫施掃射，給子彈射中，我的眼前一陣昏眩，不知人事了。

怎樣會來在第四傷兵醫院，我不知道。

慈祥的父母！當我那次醒來時，我發覺我的右臂和腰下痛得利害。竺醫師告訴我，兩個槍孔已經消毒，祇是我流血太多，不能多動彈，還得安眠六個小時，輸一次血。我發現我那一套血衣的時候，媽！我哭啦。

坐在我床畔的是蕭同志。他現在已是獨手了，他對我道：

「英勇一點，別心痛！」

「我不成了吧，蕭——同志？」

「不要緊，竺醫師說你好好安眠，還有希望。我們要奪下陸家山，把敵人趕走！」

那時，我眞有些忍不住。我托付他：

「如果我死之後，這套血衣，請您……請您托人帶回我家鄉！」

「……」

蕭同志也忍不住爲我悲哽着。

很僥倖，我在三天之後創口已沒有變化，可以喝些荳汁了。我很紀念父親，我要寄一封家書給你們，但是不能執筆，我口述着隨軍的故事，煩蕭同志代筆。

現在我談得很疲倦。

我須要休息。明天，我還有一次輸血呢，　　兒士賢（于病中）」

伍老先生笑看了這封很長的信，又連忙把另一封信拆閱着。那是姓蕭的所寫，告訴他們家屬，說一星期之後因爲伍士賢的創口起了變化，腰部的彈孔處忽然發了炎，他三天沒有進一點食物，神志糊模，終夜呻吟，雖然竺醫師爲他悉心治療，但已經無術挽救他的生命，在一個深夜伍士賢同志與世長逝了，不過臨終時，他定然要將那血衣送回家中……

看着這封信，伍老先生的神經也麻木了。

「怎麼樣？這信上……」

老夫人追問着他，他不發一聲，祇是呆在那裏。小媳婦把原文唸給婆婆聽，可是最後，她也沒有勇氣讀下去。她哭起來，哭得很悽慘。

「婆婆……小叔，他犧牲了。」

聽見這個噩耗，老人家也流下了淚點，眼前的望想，什麼變做了灰煙。她掙起身來，他要看看兒子的「血衣」，慈母把血衣抱在手裏，抱在胸前，然而沒有温存，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

黃昏，夕陽已經祇餘剩了一片黯影。

在伍家的屋子裏，祭奠着士賢的英靈。正中置着那襲血衣，做父親的望着搖曳的燭光露出了萬般的沉痛，小媳婦扶着老母涕淚交流地出來，誰知他老人家一個踉蹌，掉到了地面！

忽然，那個傳信來的青年從外面衝了進來，他用沙啞的喉嚨劃破了靜寂，他喘着氣道：

「老伯，老伯母，您二位別悲痛，今晚上我們軍隊準備攻打諸暨，明天天亮，我們可以自由了！」

伍老先生精神一凜，握着那青年的手：

「是眞的嗎？」

「眞的，我們便衣隊已經進城，你聽着，也許槍聲就要怒吼了。」

說時，眞的遠方發出了密集的槍聲……

老夫人不哭了，那小媳婦也有了勇氣，全屋的空氣頓時就顯出了一片緊張。

人頭祭

爲了一個緊要的情報，我奉着馬組長命令要在黃昏之前送到盧港左岸的總隊裏去。從王沙坪到盧港，有二十多里路程，說起來並不怎麼遠，但是，沿途都有敵僞的防守，要帶了這個情報走那麼許多路，而中途不生意外，並不是一件易事，所以我躊躇了，半天，我還無法解開這個胸中的疑難。

馬組長見我這樣思慮，找我在他的辦公室裏會談起來。商酌的結果，我認爲謹防萬一起見，最好遣派三個同志懷着這情報分頭出發，向同一目的地前進，馬組長同意我的主張，即派定曾經出生入死的華定國，與周老鳳跟隨着我，照這計劃實行了。

天剛亮的時候，我們離開王沙坪，要爬過前面那個山嶺。

村莊上的犬吠聲歡送着我們，我們三個人走上高崗，天色已有一些微明。我們相對地看看，大家好笑起來。因爲華定國經過化裝，已不像一個勇敢的戰士，他穿着大夾襖，下半截繫了一條上江人特製的靛藍布褶圍，土頭土腦的，眞像一位爬山越嶺的小販。老鳳呢，四十多歲的年齡，臉上又搽了些泥垓，有意佝僂着身腰，誰相信他還是一個聞名的老戰士。

我自己，也裝成了個土老兒樣子，肩上負着一筐子棉花，活像趕集的農夫。小華向

我笑彎了腰，頑皮地打趣道：

「你賣了這筐子棉花，預備帶些什麼回來？」

「帶個屁！」

「好臭。」他不理會我，回頭問老鳳：「老公公，你帶些什麼回來給小孫子啊？」

老鳳笑着，柔和地答道：

「問我嗎？可能的話，我帶個敵人的頭回來。」

「當冬瓜吃嗎？」

「不，當皮球。你們年青人好久沒玩球了。挺技癢了吧。」

于是我們又笑得前仰後合了。

——拍！一下槍聲，突然從老遠的山下傳來。我們相互警惕着，仔細一想，前面正是馬家窰，那裏有敵人的警戒線，可不是我們笑聲太放浪了吧，我有些疑問過這時候，迷霧消散了，天色在越展越開中漸漸明亮。我們預定趕下山去，太陽已可以探視着大地，我們只要清晨越過馬家窰，就分頭各自趕路。我們沉默地走過兩條曲徑，馬家窰的全境已擺在眼前了。刼後的山鎮，露着一片荒涼，從上面鳥瞰下去，除開一排排民房外，特別顯着的是幾面敵僞的旗子，和兩道土龍的般封鎖線。一刻鐘之後，我們就通過這警戒線，到了馬家窰的市集上。

敵僞的守防很嚴，保安隊員，警察和武裝的敵軍滿街橫行，流言像野火般散播着，

說日兵怕游擊隊活躍，已開始在各處檢查行人。我們聽見這消息，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就離開街道，找尋我們的去路。

我們個別地出了市梢，開始沿着車路走去。三個本來分散的人在這里又聚集了，我們照着原定路線行走，誰知離我們不遠的後邊，有人監視着我們，我們沒有知道，儘管大聲地說笑着，偶然回頭一看，却有兩條便衣的狗，不輕易放過了我們。老鳳輕聲地警告我：

「小心一點，有人叮住我們。」

華定國若無其事的道：

「管它，你別太虛心。」

可是好久，老鳳的第二個警告又來了。

「真的，這兩條狗還不走，我們該有個準備。」

「什麼準備，要是他們不客氣，我就開槍。」

小華堅決地表示着。

但後邊兩個傢伙的步子越來越急了，當我們走上木橋的時候，兩條狗也尾隨着趕來了。他們是便衣的，便衣的傢伙竟這樣猖狂，華定國怎麼不冒火呢。他伸手探着腰囊，會心地一笑，可是那兩個傢伙直奔上來，命令地喝着：

「站住！」

小華激動滿腔憤怒，站定了腿，提出反問道：

「你們幹什麼？」

「幹公事。」第一條狗握着槍：「良民證有沒有？」

「沒帶。」

第二條狗也暴怒了：「不行，拿出來給我查。要是沒有，三十塊錢捐一張。」

老鳳眞有能耐，我想不到他對這兩個敵人的密探會那末客氣，我祇見他賠着笑臉道：「先生別生氣，我孩子不懂事，出來連良民證也沒有帶，彼此自己人，今天喝酒算我的。」

他一壁說，一壁用手在腰間探索。兩個傢伙拉長了臉等候着，老鳳趁他們個不備，抽出木壳就是一槍，子彈穿過那人胸膛，倒下了。

還有一條狗逃進林子，且奔且向我們還擊，我們三個人圍攻着他，有五分鐘之久，終于槍彈結束了他的生命。然而亂子鬧大了，離此不遠，鎭上駐着敵人的軍隊，當我們走出林子向郊野奔跑的時候，敵僞雙方的軍隊已四出向我們追索。槍聲在四下零亂的響着，我們已落入了一個小小的包圍圈。

前面祇有一座村子。

我們感覺到必須立刻躲藏起來。走進村莊，我們到處敲着人家的門，但是每份人家都關上了，沒有回響，四郊的槍聲還在響着，最後我們向一所比較高大的農舍敲門，有

個老農夫出來窺探我們，用着驚疑的目光。

老鳳和小華氣呆了，我說：

「我們是游擊隊，你能讓我們暫時躲避一下嗎？」

那老農臉色蒼白了，說不出話，祇是本能地把我們拉了出去，關上大門：「我作不起主意，給你們留下，我得問問鄉長。」

「鄉長在那裏？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這就是鄉長的家，他叫朱富生，他在裏邊，我去請他來。」

一會兒，有個粗眉大眼的中年人出來了。我滿以爲他見了我們，一定是同情的，誰知出乎意料，鄉長的脾氣是那麼固執，他竟命令我們：「這裏不是安身所在，爲了全村農民的安全，請你們快離開這屋子。」

「等槍聲靜止了，馬上離開，暫時請你……」我用着請求的口吻。

但他不許我有插嘴的餘地。

小華腦怒了，他把槍握在手裏，說：「中國人應該幫助中國人，你眼光得放清楚一些。」

大概鄉長吃慌了，于是推下笑臉，答允把我們藏在堆放農具的坍敗的小屋中。我們三個人躲在裏邊，握着槍，準備必要時展開自衛的戰鬥。

外面的槍聲似乎很散懶了。歇了好一會，我們覺得這屋子的窒息難受，我想打開那

蝸殼窗子向外探望，不料外面一陣慌亂的狗叫，我們驚住了。我們似乎預知有了異變，正想離開，那個老農夫却吭喘地奔來送訊；「不……不好了，我們鄉長竟去報告東洋兵，快領他們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小華暴跳着：「他通敵，我先打死他。」

攔不住小華，他騰了出去。可是門外響起一片皮鞋聲，華定國出去後，就有激烈的槍聲傳來，他已經跟敵戰鬥了，我提示老鳳，我們跳窗向外奔逃，可是三個敵兵對我們射擊着。窗外是一個大竹園，在密茂的竹葉中成了我們的戰場。

我們受不住敵人的圍攻，從竹林中退却下來。

老鳳的彈藥完了。爲了爭奪一條血路，我把我僅有的一枚手溜彈，向敵人擲去。蓬轟一聲，整座竹林埋沒在煙陣裏，就在這一瞬間，我們向着那迂曲的河道邊奔去。

我們沾了一身泥漿，跳下河裏，伏在水塘中。

蘆草做了我們的遮蔽物，祇是我們浸在水裏，九月的天氣，那股寒冷使我們難忍。然而我們忍受着，從上午到下午，黃昏，戰鼓停息了，我們才在黯澹的月光下，緩緩地鑽爬出來。

三個人祇剩下了我與周老鳳兩條影子，我向他說：

「小華定是犧牲了，我們僥倖沒有死，我們要替他報仇。」

老鳳苦惱地：

「可是我槍彈打盡了。」

「我有着，我們還能報復。」

點着頭，老鳳說道：

「這次小華的死，是被那附逆的鄉長朱富生所害，要去替華同志復仇，先該打死鄉長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商討定當，我忍住了當前的飢凍，握着我的槍，撥開野草，在月夜我們二人認清目標第二次走進了村莊。

這所村子現在是沒有敵人蹤跡了。我們悄悄走去，在鄉長那屋子附近，我瞧見老農夫抱着一柄鐵鋤坐在那裏打盹。這忠實的農人，他有善良的天性，他懂得誰是敵人，誰是朋友，他是一支優秀的松針，並非田間的敗草。我走向前去，我推醒他。老農站了起來，充滿着驚慌：

「你……你你是誰？」

「別作聲，我們是白天逃走的兩個。」

他睜着惺忪的睡眼：

「你們沒有遭難嗎？」

我悽苦地道：

「沒有。可是我們那青年的伙伴呢？」

「他……他給鬼子打死了。」

「屍首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給埋在東村。他死得可憐，中了七槍，全身還給刺傷。」

我不許他哭，我們說明了來意，要他把鄉長喚出來。老農夫不願意我們這樣做，恐怕鄉長逃走，他替我們出了一個主張，要我去把守後門。因爲他料定朱鄉長聽見這個兇險的報告，是會從後門脫逃的。老農夫的話眞太有意思啦！

依着他的主張，我把守了後門，老鳳却執着農夫授給他的那柄匕首：在廊前守候。

老農夫替我們進去呼喚鄉長。

我祇聽見屋子裏一陣亂雜，這甘心通敵的鄉長果眞不出所料，慌慌張張和他的妻女從後門溜跑，我實彈的槍正歡迎着他，我一見他那奸刁的影子，已經怒不可遏。我把他一舉足踢倒在地下，用槍口描準他的頭顱：

「你認識我嗎，現在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這回他捧住腦袋，向我可憐地求懇了：

「請饒饒我，下次我……我不……」

老農夫領着周老鳳也來了，叱退了他的女眷，那老農瞧見鄉長這樣狼狽，他也發了怒，罵道：

「你這無恥的走狗，斷送了人家性命，還求人饒你，有那麼便宜！」

周老鳳乾脆道：「跟這種傢伙多說什麼，斃了他吧。」

他奪下我的槍，準對朱富仁腦門「拍，拍」兩下，這傢伙便倒臥在血泊中。這時的村莊依然陷在恐怖里，老鳳不讓這屍首完整，依照他的主意經過一番手續，在月光偏西的深夜，他拿着血淋淋的一個包囊，連同老農夫，我們三個人找尋着歸途回到王沙坪。又是天亮的時候。

我們奔到後山，祇見兩隊弟兄負上武裝，將要出發作戰。我跟周老鳳奔進曠場，所有弟兄們都表示詫異，大家呼喚起來。田組長也從辦公室裏跑出門外對我們慰問，原來他們昨晚得到消息，說我們三個人在馬家窖西村殉難，今天全夥人下了決心，要來替我們復仇的。

我感激兄弟們的熱誠，接着我把昨天的遭遇向大家宣講。同志們聽到華定國犧牲的消息，却有好幾位在偷偷地下着淚。周老鳳說：

「小華雖然死了，可是我們已替他復了仇。」

老鳳把忠勇的老農夫替各人介紹，人叢中有不少向他歡呼，爲着我們的隊部中多了一名老戰士。田組長握住我的手，他表示要替華故同志開會追悼，預定下午祀祭他的忠魂，這提議一致贊成，各人就分頭的辦理起來。

陰霾的午後，在廊前曠場上擺設了祭台，正中陳放着華同志的遺像，兄弟們預備向

這容敬禮，在沉默的空氣中，周老鳳捉着一個包囊匆匆前來，他將這包囊置在台上，他向大家宣說：「祇有拿這東西來祭奠華同志的英魂，才能使他安安地長眠。」

打開一看——啊，還是朱鄉長的頭顱！

兄弟們喝着彩，一排排地列成隊伍，向華定國同志的遺容敬禮。

號兵已吹奏起一片「哀樂」，肅穆地，連大地也沉痛了！

虎峯山下

初夏的天氣，因爲被雨水的打擊，在我們家鄉盤踞了兩年的敵軍已經大規模向着遠處的高原上退去。家鄉湮歿在毒燄裏整整二十個月的光陰了，一切對我雖然隔膜，但是遊子的一片心懷，終忘不了故鄉的田園，我特地在學校裏告了一個長假，不怕旅途的艱難，我要回去望望幾位親戚，尤其是從小扶我長大的二叔。

踏上旅程，我離開徐州，搭車乘船，要在三天之內趕回闊別三載的故鄉。

熱風在原野上流動，我沿途遇着戰場的遺跡，我數着彈痕和砲窟，交錯的橫斷的戰壕，三天後，終于踏上了家鄉的門戶。

幾年不回家，我幾乎不認識這是我童年的樂園。

上了河埠，在暮色中我要找尋我二叔的屋子。可是四望開去，村子上一片水澤，我脚下的道途被水漫住着，我不知道應該去打那一扇的門。村上沒有炊煙，沒有閒散的農夫，我疑心我走進了一個水國。眺望着前方，我看見一條載渡村人的小船，我向那槳手問着：「您可知道我家二叔嗎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……咦，我是虎兒，你不是五舅舅？」

那搖船的老者給我一提醒，他擦擦眼，也失聲叫了出來：

「虎兒，是你回來了？」

「是，五舅你好，二叔呢？」

「你二叔吧……」

他指點着一所高墩上的茅屋子，告訴我這就是二叔的住所，我向他道了謝，回身就不管是高丘，是水窪地，我加快脚步向上面走去。近來了。在暮色蒼茫中我打着門：

「二叔叔，虎兒回來啦。」

「誰——？

「你開開門，我是虎兒，我從老遠裏回來了。」

半晌，門開了。可是我已經認不清替我開門的竟是二叔。他衰老極了，不但髭子變了蒼，身體也曲攣着，臉色瘦黃得可怕，他向我笑，但是我覺得異常的恐怖，後來我才敢壯着胆去執住他乾枯的手：「二叔你老人家好？」

「好。」他把我拉進茅棚子：「又快下雨了，虎兒你進來！」

雨夜，我們在燈下談論家常。二叔沒有一點笑容，他說起歷年戰爭的殘酷，不時發出長歎。他咒咀那些漢奸的無恥，恨敵人的狂暴。他又爲着一個年輕的戰士終身抱怨，直到我問他是怎麼一會事，二叔才告訴我：「我所記念的那個青年兵士，他參加軍隊打了十個月仗，不料在前面虎峯山上跟自己部隊失散，他身受重傷，在我的家裏住了五六

天，結果死在我們草堆裏……」

「這位戰士死後，遺骸也是你掩埋嗎？」

「我把他埋在荒郊。」

「這樣，你不是已經替他盡了責吧！」

二叔搖着手：「你不知道，他不是一個平常小兵，從談話中聽來就知道他挺有才學，這個人上過大學堂，個子很堅結，可是後來傷勢一重，人就不行了。在我家中呻吟了好幾天，一個深夜他終于斷了氣。……虎兒你不知道，他身畔還留着一份東西。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二叔站起來了，伸手在草窪裏摸着，最後摸出了一本沾染着血跡的手冊，交給我：「你拿去瞧，這是他的手記，除了這本書外祇有一支槍，卅多發子彈，我怕危險，已將這些丟在河心，讓它永遠沉在水底。」

我發覺二叔的嗓子有些顫抖，我扶他坐下後，重又在燈下翻開那「手冊」的第一頁。下面就是正文：——

「七月十一日（晴）

十天以來，我們的通訊組，機槍隊，担架員，護士，伙夫……都從史河的北岸向南方第二批撤退。三百多弟兄保持着鎮靜的態度，一一向鄉村人家告別，民衆在路途對我們歡送，他們把雞蛋，肉，乾粮，鞋分贈給我們，兩天的離別中，我們引起了無限的憫

悵。

老婆婆們携着孩子在道旁與我們答話：

「一個月之後。希望你們就回來。」

「多謝，我們一定會回來。」

尤其幾位女護士，她們這班人最情感，見鄉婦哭了，她們安慰着：

「不要傷心，好生照料着你們的家。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最要緊別讓漢奸混進村莊，大家要防守得嚴緊。」

「也知道……。」

一路走去，不久我們已到了河道的盡頭。

然而第三批還接緊着向南方開來。此去的目的，是要橫過高山。去會合C城軍隊。忙碌了幾天，現在我們已到達目的地，把原定的計劃實現了。想起那天撤離的事，眞彷彿還在眼前呢。

我們在一座小村上駐屯着。

收聽前方的軍情，敵軍正集着重兵，預備大規模圍攻長沙。那裏有百萬健兒在忠勇保衛，萬一日本强盜能攻下長沙，料他們必然耗費相當的代價，遭遇着空前的困難。

駐屯的第一夜，應得早睡，明天我們就開始工作。

——强化我們的通訊機構。

七月十五日（陰）

今天陽光有點不肯露臉的樣子。

因爲得到報告，說敵軍將有軍運車打公路經過，我們破壞隊就分頭出發，聯合了民衆在指定地點掩埋地雷。鄉下人到處一律，他們最歡喜找工作做，命令下去，壯年人都紛紛自願加入，祇留下一些孩子們，替我們砍草餵驢子，顯得非常天眞。

我和張雲嘉，女同志金坤玲三人去向民衆訪問。

在村外繞了個大圈子，祇覺得整座村坊已穿上戰鬥的新裝。這裏沒有一個閒散的人，連老婆婆們也坐在廊下，集體替士兵們縫衣，工作相當緊張。

一隊担架員沒事，她們都向鄉間少婦們學習。二十來個人橫過阡陌，嘻嘻哈哈說笑着。

「上那裏去啊，你們？」

「虎峯去。」

「幹什麼事啊？」

女担架員們勇敢地回答：

「練習爬山去，把腿勁練得好，臨陣小着慌。」

她們笑着唱着歌，大夥兒穿過田野，朝那山間走去。

夕陽出來了。

虎峯山顯出金黃的一片，溶在夕照下，成了空間的壯觀。這座山崗雖不是聞名，却能引人好感，本來我們得踏着清流，去檢察四下的形勢，爲着七到八時有大後方的廣播演說，我們便一塊兒回到村上，收聽「播音」去。

七月十九日（晴）

在百忙中，時光飛逝着……

過了三四天，由於戰局情勢緊張，我們村上也特別興奮。通訊員到處向鄉民談論戰況，說日兵攻打湖南長沙，主力隊已被阻在洞庭湖，湘陰吃了個大包圍，鬼子兵死傷三萬，流着血，連河道也染紅了。老百姓聽了笑得發狂，一個個舉起手臂說痛快。

然而我們近端的消息也傳來啦。

「今晚公路上有敵人軍隊過境，打仗機會到了。」

「那裏來的消息？」

「是第四組來的情報。」

「好，我們一條心，乾脆打游擊去。」

工兵一批批的齊集起來，開始背了武裝出發。我勸他們多帶乾粮，預備等到半夜。他們都把我接受。一會兒，官長們從矮屋子出來，下了一道命令，組織先驅隊，三個人一組，祇要四組，試問誰高興參加？弟兄們都爭先恐後站了出來：

「我去。」

「不，讓我去。」

名額滿了，一共十二位，我却落了選。

官長向弟兄們訓話：「今晚上預定有大規模的邀擊戰，必須要把敵人軍火殲滅，必要的時候我們得用肉彈去爭取勝利，先驅隊的任務就帶有這種敢死的精神。抱定中心……情願和敵人拚死，非獲得勝利，不能回來！」

十二名弟兄都答允着。我們那官長興奮極了。

七月廿五日（晴）

自從那晚在公路上建了奇功，敵軍曾動員了一百多名前來向我們搜索。三天來，戰爭每天在進行，可是我們攻擊的神祕，天天保持勝利消息。清晨有一個情報從大橋方面傳來：

「昨夜地雷又發了一次威，殲敵二十餘名，軍需甚多！」

村民們歡呼着，又發狂了。

接着是四匹騾子載來奪獲的大炮彈，槍，軍用毯，旭光香煙……還有一尊野戰炮也從公路拉了回來，放在麥場上。民衆們都來圍看大炮，說它的頭頸太長，不中用！

我向民衆分贈着香煙，一包包向他們懷裏丟。

有幾位受傷的弟兄，也回來了。

他們不介意的躺在草堆裏，聽候護士們給換紗布。我詢問晚間的戰況，傷兵們都告訴我，一個纔祇二十歲的少年戰士把當時作戰情形侃侃而述，他向敵人擲手溜彈，一枚二枚……共炸死了一車敵兵，最後他却受傷，給抬了回來。

這位傷兵請護士快給他，紮。他說——

「今晚還得上公路殺敵人！」

「我也跟你一塊兒作戰去。」

我與他拉手，這位戰士太高興啦！

七月廿四日（晴）

昨晚又與敵軍作戰，我也參加了戰鬥的陣線。

敵人共有七十多名：五輛卡車，機槍，投彈筒俱全，彷彿有組織地，來報復連日挫敗的仇恨。

咱們寡不敵衆。我竟受了傷，由二位担架員將我從戰地救回。時間是清晨。

我也躺在草堆裏，忍着痛，寫這一頁日記。

血流得太多了！我口渴得要命。

——抗抗！……

阿，敵機來了。看情勢，它要下彈，轟炸我們的村莊。

……

這手册到這裏爲止，下面沒有了。我顫慄地看到這裏，向二叔說：「也許就在那天，這位戰士給敵機炸傷；或是敵機在虎峯山下濫施轟炸，把他們大夥兒分散了吧」。

「是的。」

二叔依然憂苦地回答我，他爲着這個兵士歎惜，在燈光反襯之下，我望見二叔的臉上又掛下兩道淚，我眞不知道二叔爲何變得那麼情感。

戶外依舊下着雨。夜更深了。

二姑娘

轟隆！篷！

軋軋，答答答，答……

余廟村經過三天的爭奪戰，每天從黃昏到天明，槍炮聲老是沒有罷休，二姑娘嚇得連夜逃到了萬家莊，四天之後她回到家鄉，余廟村是給我們軍隊克復了，但二姑娘的爸爸被作爲勞奸的目標，在廟前給斃啦。

恢復了自由的余廟村，已經是另有一番面目。

遍地鋪滿了馬糞，草料，截斷的鐵絲，破罐子，豬頭……牲畜們給殺死了丟在場上，沒有被日本强盜打死的狗，還默默地臥在主人底門階下，守屋着主東家回來，或是在到處亂跑，把一些黏在地上的血跡舐吮着。這片戰爭的遺跡，看看使人們多麼感慨！

但感慨中，也含有一大片的興奮。

兵士們出動着，一邊維持秩序，一邊把所有寫在土牆上的無恥的標語口號，急急的塗改，刷去了敵人那些「日支滿親善卽大東亞和平」，「建設東亞新秩序」，「肅清抗日份子」的中文標語，重又蓋貼上了「抗戰必成，建國必勝」「肅清漢奸」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」的新標語。

村上壯丁們分頭掩埋着屍首，把日本死兵的殘骸翻到泥坑裏，一方面去叫村民們回來安居樂業，這時候祇有二姑娘，因爲有人送給她一個消息，告訴她爸爸已被格殺，二姑娘聽了滿心的不安。爲了國家，爸爸是應該死的，然而爲了家，爸爸王三喜是個掙錢的人，死了叫她們生活失去了倚靠。

二姑娘想着，一步步向村上走去，中途碰到大辮子金妙齡，她先向她招呼：

「齡姊！你家裏怎麼樣，也給轟光了吧？」

金妙齡看她一眼，不響，

「你到那裏去，齡姊？」

「……」

對方還是沒理睬，二姑娘以爲她心裏不愉快，追上去拉她，妙齡却把手一揮道：

「誰同你談話，你爸爸是漢奸，給槍斃在廟前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，走開！」

二姑娘退了回來，再想去叫住她，已經沒有這個勇氣。

一個人苦惱地回到家裏，家已經被搗得不像樣子，想起父親在日裝了敵僞的庇護，在村上作威作福，實在太對不起老百姓。父親的心是糢糊的，可是二姑娘從前並不曾傷了天良，她幾次勸過父親，叫他不要做漢奸，但這老頭子不聽勸告，二姑娘氣憤之極，就在一個黃昏同父親吵架，夜半還到亡母的墳上哭了一場。可是到今天，人家還不知道她的苦心，把二姑娘諂誣得這樣。

一條狗跑到了二姑娘脚邊，嗅一嗅，走了。

二姑娘落了幾滴眼淚，離開自己的屋子，向着東邊走，祇見許多年輕的戰士們仍在那裏忙碌，替老百姓們做事。二姑娘興奮在心裏，不敢上去給他們安慰。

陸婆婆遠遠地一跩一踉的走來，負着一個衣包，見了二姑娘，陸婆婆也氣得發了怒，理也不理，二姑娘知道不開口的好，低着頭避在一旁，忽然從矮籬邊奔出三四個野孩子來，見了二姑娘，馬上就來一個諷刺的合唱，

「二娃子啊，漢奸的女兒呀，

你爸爸槍斃吓，

還上咱們村上幹嗎事啊？

我們自由的村莊，

沒有你這個不肖的女兒呀。

……」

二姑娘給諷嘲得臉色發紅，她回頭就奔跑，想跑到另一個世界上去逃避人間的諷刺似的，然而孩子們追了上去，又唱着：「幹嗎你要跑啊！你不跟咱們合夥吧，啊？」

她站住了。勉强回過頭來，痛苦地：

「小弟弟，求你們別恥笑我，我根本不恨兵士們把我爹爹殺死，我早知道他有這一天的。」——

「是嗎？」一個大孩子說：

接着他們折了柳條子，向空一揮，又唱了：

「漢奸死完了呀，

鬼子們逃跑了啊！

可是您二姑娘還沒嫁人去，

要不我們給您找一個主兒吧？」

「啐！」二姑娘頓了一脚：「我嫁給誰去？小崽子！」

領頭的那個大孩子道：

「誰不好嫁，村上的長官，廟裏的傷兵，他們都是爲國爭光的英雄……」

二姑娘撒嬌地，抓把泥土想摔他們，這群孩子們嚇退了。二姑娘見他們野兎似的跑遠了，站在籬邊一個人又出神的凝想着！嫁人，嫁給誰去，嫁給英雄嗎？不，我要嫁給大地，嫁給自由的國家，嫁給一切愛……

忽然，二姑娘拋下了那個煩惱的包裹，衝破籬笆的障礙，一個人向遠方奔着。

兩天之後，二姑娘經過了三五次的求懇，總算已蒙救護隊的答允，錄他爲戰地担架員。原先，他們知道二姑娘是漢奸的女兒，非常仇視着她，但二姑娘再不願給人嘲笑，她學了許多諫勸爺爺的實例，她說了許多不滿意尊長的話，最後甚至用刺股的精神來表示自己投身爲國的誠意，那隊長給她所感動，把她錄取了。

二姑娘脫下村姑的短襖，換上了戰鬥的新裝。她胸前懸着一張符號——「王國英」。這名字是隊長給她題的。

這時，戰事正在余廟村北方二十里路的馬鎮猛烈進行，敵人已集合了大量殺人武器，再擬作着進攻，前方的戰報不斷的傳來，余廟村的駐軍血球膨脹着，大家背着武器要去殺敵人。不久，軍隊集合了，救護隊也集中出發，二姑娘英勇地排在隊伍中，一羣野孩子們飛速的奔來，舞動着柳枝歡送她，山歌聲又在空間開始震盪：

「好一個勇敢二姑娘啊！
穿上戰衣上戰場呀。
胆大上前衝，
莫要回頭看呀，
為國家盡一份力，
來洗棄您從前的污蹟吧！啊——」

二姑娘感動着，負上她的救傷工具，跨開步子向前方走去。

抗戰的火炬在迎接她們呢。

鬼墓

我從南寧回到家鄉的下一天，從前線上開回來調劑精神的榮譽抗敵大隊因爲要有個短期間的歇息，就派人來找我伯父商談，和要求地方上予以留待，因爲我伯父是許店的鄉長。當他忙于幫同着軍隊駐屯工作的時候，我却做了他身邊的惟一的臂助。

他們大隊不愧是抗戰的名師，雖然一師人打得死傷了大半，而還保持着健勁的丰度，幾位長官們都是沉着堅定，對我這個年輕人，待別露出了愛護的神情。

下午，我參觀了他們的戰俘室。

戰俘一共捕獲了五六個日兵，這正是他們戰績之一班。臨時駐紮在我幼時讀書那塾基裏。一個寬大的房間，做了戰俘的存身地，我覺得好奇，我親眼看見我方的戰士優渥地對待他們，不打，不罵，不若從外國雜誌上看見一些關于日本軍人虐待他的戰俘們一樣；這些日俘都是不留頭髮的，在自由地走動，擔水，洗澡，造飯和練身體，看起來他們是因越過了死亡線，所以這時很高興的生活着。

長官們駐在另一間屋子裏，大家一面喝着廣東帶來的紅茶，一面撫摸着前方掠獲的毛毯大衣和手槍，翻閱着迷信的日兵所用祈禱的旗子。

旗幟上寫着：

——清水永井……

這幾個大字，和一排七橫八豎的大字。以及隊長叫「岡村宇之助」「岩永一郎」……等的怪名字，另外還有日軍人與妻兒合照的別離相片，情意纏綿的，寫給三島本土的愛妻的書信。那上面，流露了隱忍着的，被侵略在軍閥財閥壓迫着從事南進戰爭的苦痛。

馮參諾向我微笑地：

「這都是暴露日兵厭戰的證據。」

「是的，日本兵士本來不願意作戰，全是被軍閥壓迫着才打仗呢。」

「我也點着頭。

隔了一天，我鄰近的村民因知道這裏俘有日本兵，他們要來看一看日兵的真面目，倒底是什麼三頭六臂，於是一批批的來瞧熱鬧，圍住了那所小屋。

一個日戰俘，因民衆的圍看，他拿出一張照片來給大家鑒賞着窈窕嫵媚的影中人。這戰俘頭上受傷，包紮着，但面貌比其他幾個靈巧，原因是他能說着咱們流利的北方話。他的頭一幌幌地：

「這是我妻子，我女人，一個中學生呢。」

我爲着他能說北方話，就指着那相片發問：

「她多大年紀？」

「二十三。」他用二隻手指裝着數字。

「你們結婚了嗎？」

「才新婚五個月，我出來當兵了。」

他懊然的埋下頭來。他是個黃皮膚的矮個子青年，從面貌上看來，不比漫畫上那些日本野獸的獰猙。我從他的態度中已發覺這個人的直率，我又問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他把一張符遞示給我看，上面是「脊川中雄。」

漸漸地，他就告訴我關于來華作戰的經歷。脊川原是九州佐賀縣人，他父親曾經在中國北方經商，專門販賣食油和苧麻，雖然這個人生長于國內，從小却在中國的青島長大。戰後他們舉家回國，但戰事的越拉越長，士兵的越傷越多，最後也被迫入伍，到中國作戰來了。

「你受過什麼教育程度？」

「中等學堂。可是到了東京，學的是機械。」

我有些詫奇：「那爲什麼不從事機械生產，而參加陸軍呢？」

這戰俘歎了一口氣：

「唉，你不知道，我們國內雖要加强機械構造，可是拿什麼原料來製造呢？所以技才過剩，祇好派遣到各戰場作戰。」

「離家多久了？」

「八個月。」

「你想着家嗎？」

這戰俘他長歎了一聲：「我無時無刻不想念着家。我是沒有母親的，祇有老父與一個妹妹，他們和我新婚的菊子姑娘同處着，不知這些歲月是怎麼過渡的。我們前線作戰，每想起了家中的人們，握着槍的手便會打抖，甚至全身神經也麻木起來。中國人與我祇有親切，沒日仇恨，我爲什麼要去射擊一羣與我無仇無隙的人們？這全是我們國內軍閥的野心，他們根本不知作戰的艱難，不知中國軍隊的猛勇，不可擊倒，如果早就給可惡的軍閥們知道華軍的戰爭精神與戰鬥力，他們決不敢冒險發動戰爭，陷于這樣一個泥坑裏的。」

「現在你對戰事有什麼感想？」

這戰俘雙手亂搖着：

「日本國家完了，我們前途很黑暗，沒有希望，有希望的將來是美國和你們中國。尤其中國人，現在更進步更偉大，我常常和我的弟兄們說過，如果你們能原諒的話，我們五個人就加入貴國籍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

脊川這戰俘要哭出來的樣的。後來他終于說：

「可是我們太渺小了！」

這當兒，有位我們的戰士出來向他們發命，俘虜們敬了一個禮，急急跑進小屋子，提了水担子，木桶，一蜂擁到河邊打水去了，村民們望着他五個人的背，搖着頭走了。

榮譽大隊開拔的前一天，我還是到他們軍中閒談。這個戰俘脊川對我用熟悉的眼光望着，我瞧見他頭上傷好了些，偶然問道：「你是在那裏受傷的，是槍傷嗎？」

「不是，那是被野樹刺傷的。」

接着他告訴我，他在進攻南甯的外圍時，就在山地上吃了一次敗仗。他們殘隊敗退在一個小山崗上，被我軍衝殺了一夜，次晨差不多全部就殲，俘存的祇他們五個人，逃在荒烟蔓草間，嚐着那與山獸共處的生活。他們乾糧斷了，二天沒有吃東西，祇採了些草根子充飢，但是山腰中的槍聲對他們又越迫越近，沒有退路，也沒有逃處，因此他們前來投降；但他身體受了傷，幸虧我們軍醫的治療，現在他傷痕才算復原，他眞的太感謝中國人了。他提起精神訴說着當時的情形……

「可是你覺得俘虜後，悔恨嗎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我祇有領受貴國軍隊的優待，我們十分僥倖！」

「在被俘後，你們受了痛苦嗎？」

「一點沒有，中國士兵對我五個人眞是太好，沒有用刑，沒有毒打，除了這，反而時常有教育家及青年學生們來軍中教我們讀書，矯正我們的思想。實在像我也不用教育，我根本是厭戰的一個，都是被國內野心的軍閥逼迫着才入伍，我決不比其他日本兵，

在中國奸淫女子，殺人放火……」

他否認自己有這種行爲，但却承認野蠻的劣等日軍是這樣施行着强暴的。

後來，這戰俘從身畔掏出一卷書冊來，他說他最近閒着作文撰稿，他寫的是一首題爲「鬼墓」的散文詩，遞給我看。這上面寫着的是中文：

「充滿着正義的呼聲，激響在中國原野。

英勇的中國人不怕戰爭，爲求民族生存！

祇是日本軍閥野心未泯，把一批批青年送進鬼墓，掃數犧牲……

暴怒了，中國的人民，在戰鬥中鍛鍊，在肉搏中成長，前進。

日本軍閥應及早醒來。什麼神風，什麼特攻；我不要聽這野蠻的名稱。

戰爭不息，祇有把青年送進「鬼墓」，一批批的犧牲！」

我看完，太驚疑了：「這是你的手筆？」

「不全是我所寫，這已是經過了兩位中國先生的修改，我祇題了個筆名，我能寫得這樣好嗎？」

「但是你同情詩中的話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戰事一天不止，一天不安，怕我國國內軍閥，將來也贊進鬼墓。」

他搖頭歎息了一會，走進去了

下一天的清晨，這班人便離開了我們那家鄉。

戰地報告 游擊三千里

編輯人 白 吾

出版者 重慶中外書店
各地分店 廣州 上海 北平大關橋

代售處 上海中華圖書公司
上海 福州路一七〇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北平分店版